



主编
韩忠良
林建法

布老虎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篇小说

【2005】冬之卷

真的好郁闷·史生荣

天啸·李春平

游来荡去·金昌国

绑架·江健宁

挣扎·丹沛 吴崇明

白马非马·卜庆祥

布老虎

中篇小说

【2005】冬之卷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韩忠良 林建法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老虎中篇小说·2005·冬之卷/韩忠良, 林建法主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5313-2955-7

I. 布… II. ①韩… ②林… III. 中篇小说 — 作品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9902 号

布老虎中篇小说·2005·冬之卷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张 华

封面设计 张志伟 郝 旭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blhzp@sina.com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390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东北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8mm×215mm

字数 223 千字

印张 8.375 插页 2

印数 1—12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92637-5275

目 录

真的好郁闷。史生荣 / 1

天啸。李春平 / 49

游来荡去。金昌国 / 108

绑架。江键宁 / 152

挣扎。丹沛 吴崇明 / 219

白马非马。卜庆祥 / 235

真的好郁闷

【史生荣】

杂志社回信了，忐忑不安打开看一遍，肖慧的心一下变得无比地烦乱。来信说论文可用，但只能放入增刊，而且要收费，一个版页收三百元。肖慧算算，连图表带文字，怎么压缩也得3个版页。花九百块钱不说，最近又有新规定，发表在增刊上的文章，评职称一律不算数。肖慧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评教授，不算数，还发表它干什么。

将回信用力撕碎，但心中的所有烦恼却被撕开。职称英语考试成绩三年有效，明年就要作废，作废了就得重考。教授名额更是有限，今年好不容易空出一个，若被别人占了，什么时候再有空缺，上帝都没法回答。

肖慧真想砸碎点什么。电话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是沈德铭打来的，说牛发生升了，正式任命的文件已经下达。沈德铭强调说，在政府部门当个副厅不容易，也是咱们同学中干得最高的，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今天咱们同学聚一下，给庆贺庆贺，你们两口子都去，不然不够意思。肖慧问清时间地点，便挂了电话。

肖慧心里酸酸的。肖慧清楚，她不是嫉妒别人，而是怨恨自己。大学毕业时实行统一分配，留在省城的大概有十六七个。十几



年过来，有的出国，有的升官，有的发财，大家都有了长进，都实现了人往高处走，只有她和丈夫梅昌进，留校后再没动窝。

肖慧真有点相信命运了。在大学时，牛发生笨头笨脑，什么时候都无精打采，人长得也一般，学习成绩更差。那时的她，学习成绩优秀，是班里的文艺委员，也是公认的校花，留校后又和一同留校的优秀生梅昌进结了婚，可谓佳人配才子，公认的前途无量。结果怎么样？和一同留校的同学比，也数她混得最差。

丈夫梅昌进要去实验室。梅昌进说，他升他的官，和我们有啥关系，张扬吹嘘，分明在向别人炫耀，我们自己还跑过去当什么奴才。

肖慧了解丈夫，他的自尊比她还要强烈，但肖慧却一脸不快：没有实力又盲目自尊，只能适得其反，让人觉得心胸狭窄，嫉妒变态。肖慧说，人家都去，就你不去，你想想人家会怎么看你。

怎么看？爱怎么看就怎么看。梅昌进说，去不去是我的自由，一帮俗人，俗不可耐，和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掉价。再说有你一个人代表也就够了，再搭上我也是白搭。

肖慧再也压不住心里的恼火。人家俗，你又算什么？整天钻在实验室里，鼓了一肚子志气搞研究，结果什么都搞不出来，活得像猪狗一样，不和人交往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有什么意思。

她想更狠地挖苦他一顿，把肚里的火全发出来，但这样的挖苦对梅昌进将是致命的。肖慧还是忍了，恼着脸自己去收拾化妆。

留校后仍在学校工作的还有两人，除了沈德铭，还有何存东。说好了在校门口会合，肖慧刚下楼，一辆轿车猛然停在面前。沈德铭伸出头来，笑咪咪地打开车门，示意她上车。

乳白色的越野车银光闪亮，看一眼都有一股高贵霸气。肖慧脱口问，你也买车了？

沈德铭说，我买车干什么，这年头，自己买车还算啥本事，有公家给买，哪里用得着我买。这就叫干社会主义的事业，开社会主

义的车。

看沈德铭的脸，如同《红楼梦》里贾府领皇上赐予的恩赏一样光荣。肖慧止不住涌出一肚子嫉妒，脸都变成了欲哭不能。只好掩饰说，社会主义的墙脚都让你们这帮贪官挖倒了，牛什么牛，哪一天严打，小心关进牢里连自行车都骑不成。

沈德铭喊一声，说，杞人忧天，我们这样的小毛虫坐牢，全世界的监狱都搬到中国来，也不够。

妈的屁。肖慧从心里骂一声。大概是前年，学校将膳食处、房管处、环卫绿化处、印刷厂等几家单位归成一堆，设立一个后勤管理集团，让沈德铭当总经理，代学校管理后勤。沈德铭上任后，大刀阔斧，狠抓创收，很快取得了不小的效益。比如印刷厂，原来濒临倒闭，沈德铭看中评职称年终考核都要专著要论文，便说服学校把几个学术刊物归到印刷厂，又申请成立了一个出版社，出书刊卖书号再加盗印翻印教材，很快让印刷厂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实力单位。不说别人，光老公梅昌进，这两年发论文出专著，少说也送进去了三四万，挣的那点工资，除了吃饭，差不多都送给了印刷厂。至于膳食处，七八个食堂全包给了个人，据说承包费每年三四百万。更挣钱的当然还是房管和绿化，每年学校投入的资金，少说也有一两个亿。肖慧禁不住心里一阵不平。她清楚，屁股下的这辆车，少说也值三四十万，不知要多少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血汗才能换来。

何存东已经等在了校门口。何存东留校后在校办当秘书，后来是秘书科长、副主任，再后来是科研处长，管理着全校的科研工作和几千万的科研经费。但何存东要比沈德铭朴素廉洁一点。何存东只开了辆普通桑塔纳。待沈德铭的车来到跟前，两人招呼一声，便一前一后出了校门。

聚餐的饭店在郊区，楼不高大，但环境比较优雅，二三层起脊带檐的小楼掩映在绿树中。进入餐厅，别人还没到。沈德铭对肖慧



说，今天人不多，就请了咱们几个同学。

肖慧猜测，今天的庆贺会，可能是沈德铭主持张罗的。

大家还算守时，刚坐定，同学们便陆续到来。毕业十几年了，大家这几年的变化最快。四十出头，正是升官发财的年龄，除了肖慧，都有一顶或大或小的官帽，大家便互称某某长，肖慧无长可称，便喊教授，倒也说得出口。肖慧还是感到不快。沈德铭何存东都有教授头衔，但还是愿意听官称，可见还是官重要官称值钱。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清。考入A大学，都有点垂头丧气，不少人说跳出农门还得再进农门，她高中时的一位同学考入师大，便觉得高她一头，见面便戏称她农民叔叔。现在怎么样，师大的同学大多都在教书育人，A大的学生却大多当了领导。比如张介民，毕业时分配到市农业局蔬菜公司，大家都觉得他这辈子完了，甚至称他菜园子张青，可几年工夫，张介民便成了市绿色食品办公室主任。和张介民一样，同学们大多都是由技术员到官员。肖慧后悔地想，如果当初自己边教书边兼个行政工作，就也和沈德铭何存东一样，既当了官，也当了教授，哪里像现在，一心一意教书，还只是个副教授，这辈子能不能当上教授，也难说。

主角牛发生却迟迟不到。沈德铭打过牛发生的手机，说牛主任马上就到，然后便自作主张开始点菜。翻一阵菜谱，沈德铭将菜谱推到肖慧面前，说，点菜服务，天生就是女人干的营生，肖慧你来，不管荤素，不管贵贱，想吃什么尽管点。

肖慧很少参加宴会，这样规格的宴会更不知道该吃什么。肖慧红了脸将菜谱推回沈德铭面前，说，主人还没来，你着什么急，喧宾夺主。

沈德铭说，今天我做东，我就是主人。牛哥是政府领导，人民公仆，要求廉政。我们是事业单位，钱都是自己挣的，也说不清是官人还是商人，吃点喝点也不算事情，还是我出点血清白痛快。

肖慧一直觉得沈德铭当官，靠得就是巴结领导，现在更觉得他就是一条哈巴狗。肖慧一脸讥讽说，你倒会体谅人，但也不能看人下菜，咱们都是同学，我有事，你能不能替我做一回东，给我请一回客。

沈德铭说，你能有什么事值得请客，如果你能当个科长，我也替你请客。

狗眼看人低，当官又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个狗腿子么。肖慧恼了脸说，别恶心我了，什么下三烂差事，在你们眼里是个乌纱帽，在我眼里就是一张狗皮，让我当，我还不当。

沈德铭很夸张地笑，然后说，吃不着葡萄别说葡萄酸，对不起，矮子面前不说短，光头面前不说秃，都怪我没多长个心眼儿。

肖慧有点怒不可遏，正想怎么反击，马介民急忙打岔说，德铭真是狗眼看人低了，我们肖慧是谁，大校花，超级美女，不凭别的，就凭一张美丽的脸蛋，哪个领导看一眼，不给个处长主任当当？如果肖慧想当官，早在你我之上了。

其他几位男同学也附和了说就是，然后便和肖慧开玩笑。肖慧虽气得嗓子发疼，但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牛发生终于来了。牛发生进门，便向大家道歉，然后解释迟到的原因。除了肖慧，大家都起身迎接，然后将牛发生让到上座。

一桌同学只有三位女生，除肖慧，两位都是官人，也有了官肚，胖成了上下一样粗，盯着看也看不出一点女人的特征。肖慧不但依然苗条，还增加了女人的成熟美。肖慧当然应该成为焦点。也许是春风得意，平日并不善玩笑的牛发生，今天坐定便玩笑不断，并且有许多是冲着肖慧来的。肖慧仍绷了脸不开心，牛发生问，今天怎么回事，你们谁欺负了我们的校花？

刚才话出口，沈德铭就觉得有点过头，正想着怎么和解弥补一下，便说，除了黄办主任，谁还敢惹我们的校花，除非他这辈子不



想再爱女人。是这么回事，刚才黄主任想调戏咱们的校花，头伸到校花面前看半天，说校花的嘴抿在了一起，也小了一些，他想用舌头舔一舔她的嘴，看能不能舔开一条缝。

众人哄的一下笑了。黄主任是张介民的戏称，因他是绿色办主任，大家便先叫他绿办主任，后又叫黄办主任，再后来干脆就叫黄主任。张介民大笑了说，这都是沈处长的本行，沈处长善舔女人，最善舔女人下面的小嘴，结果把自己的嘴都舔歪了，整整歪了九十度，所以常常说错话，而且说的不是人话，不是人嘴说的话。

大家笑得更凶，只有肖慧仍然不笑，仍然一脸严肃。牛发生估计可能是谁得罪了肖慧，但他更觉得根本原因还是肖慧不得志。同学相聚，就是各自把自身拿到一起评比，地位穷富不同，心态难免各异。牛发生清楚，此时混得最得意的如果不高风格，不主动关心抬举一下弱者，不仅气氛无法和谐，闹不好就会不欢而散。牛发生笑了说，人啊，真是各有各的活法，我们算是白活了，整天忙来忙去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忙来了什么？得到的都是身外的，失去的却是自身。身体忙坏了，人也忙老了，头也忙秃了，零件也忙旧了。你看人家肖慧多聪明，多会养生，与世无争，不喜不怒，四十岁了，还像个姑娘，我们走在一起，人家都会以为是父女。我们真是白活了。

提到身体和养生，在同龄人中，肖慧倒真的可以自豪。肖慧觉得此时再使脸色就太不识抬举了。肖慧佯恼了说，你们今天就都欺负我吧，反正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法则，我今天就这样了，任你们宰割吧。

于是大家便和肖慧开玩笑。接着便争了说黄段子。

吃喝时，有四五个人基本不喝酒，酒席就没法热闹。吃饱饭又斗一阵嘴，有人提议玩个什么东西热闹热闹。何存东提议打扑克。沈德铭说干脆扬沙子，既热闹又刺激，大家还都可以参与。这个提议大多数人热烈响应，便纷纷起身准备扬沙子。



扬沙子实际是用扑克牌赌钱，玩法很简单，就是比大小。肖慧知道他们玩得都很大，便说有事不想去。沈德铭说，你不玩光我们玩有什么意思，一个都不能走，都玩，谁没带钱吭声，我带了，无偿提供，就图个热闹。

于是到宾馆开了个带小会议室的套间。

说是带小会议室，其实就是个大客厅，当然也能开个小会。大客厅放了张大桌子，正好围一圈玩。沈德铭说，难得聚在一起，又难得包到这样一套套房，玩不到天亮，谁也别想散伙。

每次十块钱下注，要一张牌至少再加十块，输赢也就是一两分钟之间。肖慧只带了三百块钱，很谨慎，没有把握不要牌，更不和他们比拼，大家也没把她放在眼里。这样一来，不知不觉倒赢了钱。待大家注意到肖慧是赢家都和肖慧比拼时，肖慧的牌又特别好，赢到高峰时，屁股下面的百元大钞压了厚厚的一沓。正当肖慧想着怎么能见好就收时，有几个人刚好输光不玩了，肖慧乘机说，不玩就算了，我是赢家，我请大家去唱歌跳舞。

沈德铭何存东都输了，要捞回来。牛发生看眼肖慧，很善解人意地说，不玩就算了，坐一天也累了，我请客，找个地方洗洗，再按摩按摩，舒服舒服。

肖慧说也行，她出钱，爱怎么洗就怎么洗。

肖慧是第一次洗脚，原以为花钱洗脚真是傻瓜烧包多此一举。洗了，才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揉捏搓压，那份透心的舒服，那份通体的惬意，让她不由得心里一遍遍感叹：钱这东西真是不错，以前几十年，真是白活了。

梅昌进就像林中的鸟，天微微发亮，就会醒来，然后起床洗漱，然后提上那个黑人造革包出门。在肖慧的印象中，好像从来都没例外过，好像天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。今天肖慧回来已经九点多



了，他却在家里等她。

梅昌进看她两眼，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恼半天，才说，出什么事了，一晚不回来。

肖慧真的是累了，她想好好睡一觉。她懒洋洋地说，能出什么事，一起玩呗。

梅昌进听人说过，有钱人都到娱乐场所玩，不是玩小姐，就是玩小生。牛发生沈德铭一伙都有钱，难道肖慧也去玩了？梅昌进问，玩什么东西那么刺激，让你夜不归宿，辛苦了一个晚上。

可笑，人家的女人旅游出国进娱乐场所，我一年四季足不出户，简直就是个保姆老妈子，同学们聚一聚，回来都要给脸色看。不满、厌恶一下涌上肖慧的心头。她想，我又不是你的附属物，更不是你养在笼子里的母鸟，看来这些年还真把他惯坏了，还真把我当成了家庭妇女了。不行，男人不给点压力不行。肖慧说，我挣钱去了，你不知道钱有什么用，我知道。

梅昌进听得出来，肖慧在讽刺挖苦他无能挣不来钱。这是他最疼的一个疮疤，已被她有意无意捏了多次。梅昌进说，我是无能，没你能耐大，除了晚上当三陪，如果你再有别的本事，我倒想跟你学习学习。

当三陪？这样的话也能说得出来，比沈德铭还狗眼看人低！愤怒让肖慧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击。咽口唾液，愤怒转为挖苦，说，当三陪那也要点本事，那也是一个比你挣钱多的行当，你想当，还没那本事。

一个大学教师，整天只计较钱，真是可怜。梅昌进说，你除了知道钱，你还知道什么，连脸都不要了，还要钱干什么。

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！肖慧骂过，仍不解气，又狠声说，你连钱都不要，还算个什么人，你还吃什么饭，吃屎都没人给你拉。

见梅昌进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肖慧又觉得有点过分。肖慧便将包里

的那沓钱拿出，一下扔到桌上，然后什么也不说，脱衣上床睡了。

梅昌进看一眼钱，那钱便变成了一团疑云，结结实实堵在心里。呆站一阵，他觉得应该心平气和地谈谈。他来到床前，说，你究竟干啥去了，一晚不回来，让我担了一夜的心，你应该有个解释。

肖慧说，你没看到钱吗？你挣不来钱，我去挣了。

梅昌进当然不相信她去挣什么钱，但钱又摆在面前。梅昌进加重语气说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夜不归宿，我有权知道你干了些什么。

肖慧平静了说，你的权利多了，你还有权养家养老婆，你还有权让你老婆吃山珍海味，你还有权让你老婆穿金戴银，你还有权让你老婆坐轿车住别墅，这些权利你有吗？

肖慧的表情，让梅昌进感到浑身发冷。结婚十几年来，两人的感情怎么说也算良好，虽也有争争吵吵，但也是夫妻之间的争吵，争吵中也饱含着夫妻之间的情感。今天，他从她的脸上看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冷漠和不屑，冷漠不屑得让他心里发寒。他明白，她突然如此世俗，肯定是昨晚刺激的结果。这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更何况她手里还有那么多钱。

她已背对了他去睡，根本没有再理他的意思。梅昌进一肚子的疑问也不想再问。

他昨晚不去聚会，就是躲个清净。还是躲不过去。看来，混得不如人，连老婆都觉得丢脸无光了。

梅昌进一下感到浑身无力，满腔的恼怒也变成了疼痛。没明没夜地钻研十几年学问，竟然混了个最差。如果没有成果没有本事也罢了，偏偏成果一堆，学问最大。梅昌进真想仰天长叹，然后大问几声这究竟是因为什么。

梅昌进呆站一阵，转身来到客厅。在沙发上坐了伤心一阵，默默地出了门。

实验田在校墙一角，比住房面积大不了多少，准确说有二百一



十二平方米。这是他自己一揪一揪平整出来的，小是小有点，如果不是有两棵大树遮光，倒也是块好地。当年挖这块地时，他是满怀喜悦，满怀憧憬的，他甚至想，也许国家科学技术奖，将要从这里诞生。那时他已经从分子水平掌握了植物的杂交技术，在实验室杂交出了五六个新品种，如果新品种能够经得起室外大自然的考验，他成为第二个袁隆平也是指日可待。但把这些新品种种在这片田里小面积实验，问题一下都显露了出来，绝大多数不同程度地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比如不能抗病虫害，不能受强光，不能经风雨，遗传不够稳定等等。只有一个表现比较满意，稳定地保持了矮秆抗倒伏的特点，而且产量也不错。能培育出一个稳定而有特点的品种也不容易。他给这个品种起名为武大郎一号。肖慧听了就笑，然后给予彻底否定，说武大郎本身就是个无能矮子，起这样的名，永远成不了巨人。想到愧对妻子，便决定用两人的姓命名，最后定名为矮秆肖梅一号。新品种推广前，必须要进行大面积试种。但跑断了腿，也没能联系到不要钱供你试种的土地。只好将肖梅一号第二年种在自己这块小巧而宝贵的土地上。

肖梅一号正在孕穗灌浆，从长势看，稳定性还算不错。梅昌进掰开看看孕育的麦穗，凭经验判断，穗可能不会太小，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再扒开看看土。该浇水了。

水管的阀门却让人锁了。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去年绿化环卫处的人就要他交纳水费，并且张口就是二百块。二百块虽不是个大数目，却让梅昌进气愤难平。学校有实验田，总数有五六十亩，可这些田都和领导有关。两位副校长的试验就占去了大半，余下的不是处长的实验田，就是系主任的研究地。没有公田实验，自己辛辛苦苦找地方挖出一块，还阎王不嫌小鬼瘦，还狠心伸手盘剥。梅昌进一口回绝。环卫处当然不会轻易放过，说现在已经独立核算，别说浇地，浇一棵树都要核算成本。闹到最后，竟说他乱开荒地也属

违规，也属破坏学校的环境。梅昌进憋了一口气，他倒决心要闹一闹。后来不知是哪位领导说了话，事情才不了了之。现在竟然上了锁。

绿化环卫处如今归校后勤管理集团管，给沈德铭打个电话，一切都能解决。但他不想这么做，并且想到他们，他心里就来气，就上火。

锁链是焊上去的，锁也有拳头大。倒不惜老本。梅昌进找来一块石头，将锁砸出了火星，可铁锁还是纹丝不动。

机井处有一老汉出来张望。梅昌进认识老汉，老汉是绿化环卫处雇用的临时工，负责看机井，也负责浇灌管理周围的这些树木草坪。梅昌进来到老汉面前，问是谁上了锁。见梅昌进两眼血红，像要寻仇人决斗，老汉有点害怕。老汉小心了说，是绿化科的吕科长让锁的。

梅昌进不认识什么吕科长，估计是个年轻人，很可能是近年录用的本校子弟。梅昌进对老汉喊了说，你拿没拿钥匙，你给我立即把锁打开。

老汉摇头说没拿钥匙。老汉接着又说，吕科长说了，水费可以减半，交一百块就行。一年一百块也不多，你是教授，也不是交不起那一百块。

不是交起交不起的问题，他就是感到不公平，就是心里有气。梅昌进说，我有钱也不会交给他们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！水是学校的，实验也是为学校，凭什么给他们交钱，凭什么我把钱给他们让他们吃喝嫖赌。

老汉说，别人的都交了，吕科长说是直接从科研经费里转账的。

人家都有国家下拨的科研费，又都是领导，又都是国家的钱，心里当然平顺，当然不算个事。梅昌进再没话说，但就是心里堵得慌。

肖梅一号如果不能推广应用，他不知道再种下去还有什么意



义。他曾和种子公司联系，有家公司倒愿意试经营，但公司要他至少拿出十万作抵押，理由是经营种子风险太大，国家对假种子假农药查处很严，万一不适应当地的气候，万一不出苗或不丰产，就要赔偿损失，就要被吊销执照，就要被罚个倾家荡产。梅昌进理解种子公司。肖梅一号唯一的特点是矮秆抗倒伏，产量一般，果实品质也一般。而农民往往看中的是产量和品质，至于遇暴风雨倒伏造成的损失，一般不去考虑。如果大面积种植，农民认为减了产索赔，还真是个麻烦。

脚下的田埂硬硬的倒很干净。他想就地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好好想想。想想肖梅一号，想想今后的出路。

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决定让他留校那天，他曾整整激动了一天，晚上仍无法入睡。他想了很多。学校有很好的科研条件，绝对是施展才华的理想之地。他几乎是发誓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研究出个成果来，即使研究不出大成果，至少也要成为名教授。肖梅一号成功后，虽然品种不如他想象的理想，但想想看，全世界又有几个人能够研究出一个新品种。他还是很激动。但激动如飘浮的云彩，很快就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和等待，但等待的，又是迷茫和更多的痛苦。

他拼命努力，很大程度就是为了肖慧，就是为了让她们高兴，让她们羡慕，让她们为荣。这样说来，妻子就是他努力的动力。可这一切，突然好像不复存在。他认为妻子不是个追求金钱贪图享乐的人。记得要结婚时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甚至买不起一个衣柜，更别说电视冰箱等电器了，好不容易申请到的十几平方米的单间房，只有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。这当然遭到了她家人的反对，但她不为所动，而且那样坚决，和家人闹翻后，毅然将她的东西搬到了空荡荡的新房里。

那么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肖慧说要买个手机，但又说用处不

大，犹犹豫豫至今没买。当然没买的原因还是考虑到经济。昨晚他几乎彻夜没睡等她。他给沈德铭家打电话，得知沈德铭也没回来，稍放了点心。但很快又担心。他真怕她出什么事，比如上楼时被藏在楼道里的坏人打伤。下楼看看，并没有看到被打伤的人。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。他不相信肖慧会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她毕竟是大学教师，但人家个个都是大款权贵，人家的生活人家的玩乐肯定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，对肖慧来说，当然有一种全新的刺激，若不被诱惑，那将需要很大的毅力。

现在，他更加真切地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。一切好像是一场梦。但他不能甘心。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分析，他的学识，他的能力，他的进取精神，都强于他们。这就是说，他的潜力远大于他们，目前之所以没有成功，只能是时机不到，时间不到。

一群麻雀在面前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好像在争吵。吵声让人心烦。挥手赶，麻雀们并不怕他，往前跳几步，仍然继续它们的争吵。它们在争吵什么？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个跳得最高叫得最凶的，好像是个首领，也好像是个肇事者。它和大家吵一阵，然后静了下来。然后麻雀们突然又三三两两跳了对吵。他想不透麻雀们在干什么，好像在开会，好像在决定什么重大事情，也好像有什么重大灾难降临。突然，麻雀们一下飞走，而且是各飞东西。真是不可理解。也许它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。也许问题更加严重。看来，不论是什么东西，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，生存都不容易。如同自己目前遇到的问题。问题能够解决，要生存下去；问题不能解决，也要生存下去，而且还得在竞争中生存下去。

肖梅一号已经由细胞变成了作物，已经从实验室到了实验田。这一步不容易，这一步已经看到了成功，如果半途而废，可惜不说，再去干什么？不搞研究，你这颗不甘的心能够答应吗。答案很明确：还得咬牙一步步坚持下去，成功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